

烟火往事

用温暖的心活着

曹春雷

祖母在世时，曾说，冬天啊，冻死人，不冻勤快人。说这话时，她正在院里扫地，扫完了，又磨菜刀，喂鸡喂鸭……甚至提起镐来，颤颤巍巍地要劈柴。五婶见了，喊着“娘哎”夺过来。

我们几个孩子在屋檐下，袖手，缩着身子，一个劲嚷着冷。祖母说，你们几个跑到村口去，摸摸那棵老槐树再回来，我给你们好东西吃。说着，拍拍她的衣兜。我们知道，那是糖。就呼呼隆隆地跑。气喘吁吁跑回来，祖母问，还冷不？我们齐声回答：不冷。

我父亲和大爷、叔叔们，这时也不闲着，在筹备一项大工程——开春要盖房。弟兄六个，都有活儿。大爷挖地基，在院子前的一块空场上，抡起铁镐来，凿地。四叔拿着刨子，在院东北角的棚屋里，哧哧哧，刨木头，做门窗。木屑翻卷了一地。二大爷和五叔，在屋后的山上打石头。五叔扶钎子，二大爷用锤砸，叮叮当当。我爹和二叔也不闲着，推车去南河，挖沙。

我没见他们说冷。他们都只

穿着单褂，头上却热气腾腾。

晚上，吃过饭后，一家人都挤在祖母屋里。那时，大家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我母亲、祖母，还有大娘婶子们，都盘腿坐在土炕上。炕烧得暖暖的。我们孩子也在炕上，偎着自家母亲。父亲和大爷叔叔们坐在炕旁，说着话。外面的寒风，将光秃秃的树干吹得呜呜响，拍打着纸糊的窗子，发出簌簌的声响。屋里没生火炉，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一家人在，就不冷。

在村小学里，也没生火炉。上一会儿课，老师就让我们站起来，一起拍手，一块跺脚。然后再坐下学习。课间，我们依着墙，一个挨一个，挤着，嘴里还喊：挤油，挤油，挤得蛤蟆露头……还拔河，踢毽子。

如果还冷，老师就领我们在操场上一边跑步，一边背课文。老师背一句，我们跟着背一句。等到我们小脸都红扑扑的，课文就背得差不多了。

没听到谁喊冷。

前些年，我租住在这个南方城市的城中村。冬天，屋里没火炉，没空调，也没暖气。我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大声背诗，“啊，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熬到了这般模样！”微微有汗意时，拥在被子看书——沉浸在文字里，为自己筑起一个抵挡寒风的城堡。

那时候，我激情满满，打工之余一篇接一篇写小说，疯狂投稿，憧憬有一天能用笔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路来。哪能感觉到冷呢？

其实真正让人彻入骨髓寒冷的，只能是心冷。所以啊，寒冷的日子里，一定要用温暖的心活着。心是暖的，世界就是暖的。

动物档案

四必湾观鸟记

王玉珏

四必湾位于东方市四更镇境内。每年冬季，那里是候鸟的天堂，也是观鸟的好去处。初冬的一天早上，我踩着和煦的阳光，慕名而来，静静地观赏鸟儿欢歌飞舞、漫步觅食、追赶嬉闹，和它们一起享受这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静地。

从四必村村口对面的沙土路步行几十米，经过一小片木麻黄树林，眼前便是一望无际的红树林。虽然时下已进入冬季，但滩涂上的3100多亩红树林依然青翠茂盛，绵延在逶迤的四必湾内。走近红树林，一只苍鹭发出低沉的鸣叫，从滩涂上一跃而起，飞入了树林深处。远处，两只白鹭正在湿地上空悠闲盘旋，优雅的身姿在绿树的衬托下显得尤为醒目。初来乍到，想象中百鸟齐飞的景象没有如期出现，心中未免有些失落。我沿着红树林边漫步而去，只见两三艘废弃的小渔船横卧在海岸边，似乎在提示人们，这里曾经是附近村民出海捕捞的地方。为了保护这片红树林，给越冬候鸟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渔民们选择了退出。

上午十时许，一阵清脆欢快的鸟叫声从红树林里传出，我立即选一制高点向前远眺：在红树林和海水交汇处，十几只白鹭舒展着洁白的身躯，上下翻飞，发出清脆的叫声。成百上千的小白鹭和不知名的小鸟密密麻麻地跟随着，一路欢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在湿地上空来回响。它们时而低空飞翔，时而直插云霄。那领头的白鹭既像是大型舞蹈中的领舞者，又像是大合唱中的领唱者，在带领一大群小鸟在这方湿地上空尽情飞舞、放声歌唱。那场面壮观灵动，令人叹为观止。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了鸟的世界。

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发现黑脸琵鹭。要知道，黑脸琵鹭可是这湾湿地上的主角。提前到达的一名观鸟爱好者也在等待黑脸琵鹭的出现。经过一阵寒暄，才知道这位长者姓齐，是来自山东的

新东方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到四必湾观鸟了，前几天，就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他拍摄到40多只黑脸琵鹭，可是今天他等了几个小时都没发现。

据保护区护林员介绍，涨潮后黑脸琵鹭都藏匿于红树林深处，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它们才会现身浅滩觅食。我们查了一下当天的潮汐变化情况，发现四必湾要到下午四点钟以后，潮水才能退到最低位。为了一睹黑脸琵鹭这黑色精灵的英姿，我们只好翘首以待。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在林间一块彩色宣传展板上了解到，黑脸琵鹭是国际濒危珍禽，全球仅余2000多只。2004年1月，海南在冬季越冬湿地鸟类调查中，首次在东方发现了51只黑脸琵鹭。2006年5月，海南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海南东方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四必湾湿地就位于保护区内。经过十多年的保护，四必湾湿地已成为黑脸琵鹭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最高峰时记录到在四必湾越冬的黑脸琵鹭达到113只。珍稀禽鸟白鹭、苍鹭等候鸟也常到四必湾越冬。

功夫不负有心人。下午四时许，期待已久的黑脸琵鹭终于飞入了我们的视线。它们优雅的身姿从红树林中翩跹起舞，徐徐落在几百米外的海边滩涂上。因距离太远，看不清它们的姿态，我脱掉鞋袜，卷起裤管，蹚过一条小水沟，踩着冰凉的泥沙，向深处追踪而去。在距离黑脸琵鹭约一百米的地方，前面尽是淤泥，无法继续前行，我只好远远地观赏这黑色的天使。我粗略数了一下，共有40多只黑脸琵鹭聚集在浅滩上，它们全身羽毛大体上为白色，而腿脚、嘴、羽颈、眼线、眼周直至嘴基的裸皮都呈黑色，形成了鲜明的“黑脸”。在黑脸琵鹭忍受了一天饥饿的黑脸琵鹭，此时正全神贯注地在浅滩上觅食，那黑色的长嘴巴像一把“汤匙”，不停地插进水中寻找小鱼小虾，双脚在浅水中节奏地交替弹起，就像是在欢快地舞蹈。它们一抬头一晃眼的样子悠然自得，完全沉浸在享受美食的快乐之中。五六只黑脸琵鹭不时腾跃而起，低空飞舞，瞭望观察。它们飞行的姿态优美而平缓。我真想把这优美的瞬间抓拍下来，可惜我的相机没配长焦镜头，只好望鸟兴叹。

在滩涂的另一侧，绵延数公里的海岸边，不计其数的候鸟也在快乐地追赶嬉闹或悠闲觅食，我的到来丝毫没有影响它们尽情游戏和享受美食的雅兴。静静地伫立滩头，分享候鸟的快乐，我彻底放空了心灵，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涌上心头。

家住小镇西面，与海边直线距离五六百米。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海水涌动的涛声已经汇集到阳台上，被厚重的木门阻隔，有些急不可待。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睁着惺忪的睡眼，赤着脚去打开房门，哗哗哗的声音和晨光一起破门而入。在小镇的日子，新的一天差不多都是被这样的涛声拍醒的。

每年冬天，我都会回小镇住上一段时间，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整个假期悠闲自在。平日，我喜欢换上休闲服，穿上运动鞋，去海边散步。从家里步行到海边，只需十分钟。行走在琼西路上，我遇见许多人，老老少少。他们在茶馆门前的椰子树下喝茶，高谈阔论，小城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这种和时间一起打盹的生活方式，让我心生羡慕。来到海边，沿海岸漫步。海水漫卷夕阳，落在海边的夕阳一片血红，蔚为壮观。我走进水里走来走去，一边感动于海水的姿色，一边感慨于自己从这里出发上路，几十年后，成了故乡的一个游子。有时候，夜深人静了，我心血来潮，也会去海边溜达，在湿润的夜空下，看岸边的灯火，看泛着微光的海面，然后回家睡觉。

海边有几个公园。港湾公园建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曾经红极一时。从大门进去是一条水泥路，绿化带里除了椰子树，还有其他热带雨林植物，它们迎风摇曳，婀娜多姿。岸边有座娱乐厅，弯弯曲曲伸向大海，一家多功能娱乐厅仿佛漂浮在海上。夜晚，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吃的喝的、唱的跳的，公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二楼露天歌舞厅人满为患，有些人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在护栏边上。港湾公园的白天也是游人如织。年轻人将这里视为恋爱角，许多人的婚姻之旅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我第一次带妻子回故乡探望父母，游玩的第一个景点便是港湾公园。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虽然是深冬时节，但阳光明媚，暖意融融，树叶清新得像被水洗过一样。公园深处，曲径通幽，穿树林、过长廊、登亭台，眼前是辽阔海面，风在雕琢着一层一层的波浪。那时刚领取结婚证，不知道将来的生活怎么展开。但我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的风景，绿意葱茏，碧波荡漾。如今，公园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我每次来海边，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港湾走去，有时走进公园深处，有时只是站在门外往外看，然后转身离去。

近些年建设的沙滩公园，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是小镇景区建设史上的大突破。公园连着沙滩，随处可见青草、不知名的花儿、龙血树、三角梅、龙船花、蔓花生等，姹紫嫣红，相映成趣。北方大雪纷飞的冬日，小镇仍是温暖如春，从北方来的“候鸟”和当地居民都穿着夏天的服饰，有的在海水里畅游、嬉闹，有的在亭子里吹拉弹唱，

岁月山河

开门见海

赵海波

载歌载舞，一派欢乐祥和的热闹景象。

铁路博物馆是我不可或缺的打卡地。我时常在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流连忘返：一个是曾经在西线铁路上呼啸驰骋的蒸汽机车。它庞大的身躯趴在铁轨上，安静从容，像一位老者用独特的方式述说着属于它过去的荣光。另一个是披着绿皮外壳的车厢。这节车厢原产于日本，曾经承载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流年似水，物换星移，如今它静静地躺在这里，曾经辉煌的往事已经烟消云散。

鱼鳞洲南侧的海滩上，伫立着一排风力发电机，远远看过去，只有手指大小，走近一看，却是庞然大物。粗大的

椰风·明月·清茶

《椰风·明月·清茶》国画

陈新华作



管状塔架，高达六十米，三个转子叶片，每个长约二十米，酷似飞机机翼。碧海、蓝天和风力发电机，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夜幕降临，海滩外围的水泥路边，摆开几家烧烤小摊，摊主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大多是镇上的居民。年轻人从各个角落来此消夜，几声吆喝，众声喧哗。经过其中一家，一股煎炸的海鲜味牵住鼻子。档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用夹生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我以家乡话作答。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嘴角掠过些许的尴尬笑意。在岛外生活多年，我的相貌已然没有家乡人独有的特质，但一根海岛舌头依然坚硬如初。纵使用惯了都市西餐厅的烛光，回到老家，总是要去街头摊档寻找童年的味道。档主走动时一瘸一拐，一支假肢在她黑色的裤筒里，她必定有一段痛楚的经历，但生活仍然充满希望，并投入极大的热忱。我将竹篮里剩余的十几块虾饼都买了，她连声向我道谢。走了百余米，我回过头，灯光微弱，几乎没入了夜色。有些人虽然卑微，却很倔强，他们以顽强的毅力与命运抗争，砥砺前行，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发出应有的光芒。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很快走过了这段水泥路。小镇二千多年历史，就藏在一朝一夕安之若素的烟火里。

诗路花语

海南情

献给海南挂职干部及所有为海南自贸港远道而来的建设者

■ 罗来军 罗雨泽

海南啊，相隔万水千山，是什么让我魂牵梦牵？
海南啊，度过岁月流年，是什么让我赤心不变？
孤岛不再孤，南北航线紧相连。
天涯不再远，东西枢纽客流繁。
蓝图渐展海岛兴，改革开放迎新颜。

海南啊，相隔万水千山，是什么让我魂牵梦牵？
海南啊，度过岁月流年，是什么让我赤心不变？
孤岛不再孤，琼州海峡扬帆帆。
天涯不再远，大鹏展翅飞两岸。
四海升平皆为家，海角昌盛可耕田。

海南啊，相隔万水千山，是什么让我魂牵梦牵？
海南啊，度过岁月流年，是什么让我赤心不变？
孤岛不再孤，自贸政策开新篇。
天涯不再远，建得广厦迎群贤。
鱼跃鸟飞任逍遥，碧海波涛连云天。

海南啊，相隔万水千山，是什么让我魂牵梦牵？
海南啊，度过岁月流年，是什么让我赤心不变？
远来不是客，四海为家园。
赤子思高远，热血美江川。
南海更和平，海南更富安，此生更无憾。

符海沧

傍晚时分的都市，华灯初上，溢彩流光。
宽阔大道，车流如水。
脚步，停歇在斑马线前，
在时间和空间交织之中，车轮滚滚，
“尘埃不见咸阳桥”。
车流的尾灯，浓艳疾驰，仿佛挂满节日的喜庆和热烈，
被驱赶着，川流不息。
自从有了红绿灯，人类学会了各行其道，有序等待？
然而，历史长河，悠悠逝水，何曾停歇？
在生命旅程的程单线里，谁又何曾按下暂停键？
渭水苍茫无痕，牙牙立齿垂纶，
纵观天下，还是静待时机？
分秒光阴，稍纵即逝，
如同，这夜色笼罩之下的历史车轮，
不可阻挡，
一直向前。

一棵果树的安静

■ 李锋

穿行在鹦哥岭热带雨林之中
总能遇见些果树
它们正直、沉静、谦和，只争一缕阳光

它们充满阳光和朝气
语言晶莹剔透
红的红得透亮
紫的紫得深沉
你得静下来听
再远的天空
抵不过地平线上风抚果实的铃音

面对自然的澄明之语
人类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
用胸口紧贴大地
打听泥土的芬芳
那些隐于尘世的沉默
沐浴着果实的芳香
宁静、清明、空远
微风拂过
在雨林中慢慢舒展开来

